

蟠虺

○刘醒龙（连载 11）



国之楚国兴衰史了。刚刚获得“大裤衩”雅称的中央电视台,当初在武汉碰壁之后,才掉头去别处找了一个替补的。

省直机关所在地是水果湖,那里的人都知道,那位在电视里将《三国演义》品出麻辣味的教授,不过是上场顶替郑雄,并非主力选手。水果湖的人爱看足球的很多,但从不跟着汉正街和红钢城的人光着膀子去球场呐喊。

水果湖的人只用电视机看球。一场球品完,便接着看“品三国”。那位教授品得精彩时,他们会说郑雄的替补果然有两把刷子。若是哪个地方出了纰漏,他们铁定要冲着电视机用武汉方言大喊:“下去! 下去!”又接着喊:“上郑雄! 上郑雄!”

水果湖一带的会议特别多,且与时下多数会议一样沉闷无趣。

但凡有郑雄参加的会议,哪怕有省长和副省长在场,只要还剩五分钟时间,主持者都会像看了足球再看电视评书时那样“上郑雄”,让郑雄说上几句,活跃一下会场气氛。接下来,对会议进行小结时,主持人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说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郑雄也是做楚学研究出身,他所说的兴楚与强楚,与时下水果湖一带最流行的强省富省口号,在文化上是相通的。省长也好,副省长也罢,他们从未表示过不悦,别人自然也就不会皱眉头。

郑雄也挺为自己争面子,只要开口, 总能说出一些通过与会者的手机短信, 迅速扩散开来的经典语录。那些话没有矫揉造作, 也不像阿谀奉承, 如果不是引经据典, 一定是才情勃发, 无论用哪种方式, 都像是站在窗后就能看见的东湖, 浩浩荡荡、清清漾漾, 像从内心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

这一次, 在场的庄省长因为像撑竿跳高那样, 超越常规地跨过常务副省长, 由副省长直接转正, 心情一好自然就有与众不同的表现。他破例开口打断郑雄, 问全世界只有五个人做这种怪梦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郑雄环顾四周不慌不忙地回应, 华中师范大学一位研究心灵哲学的学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做过调查统计, 一个人所做的一百种事或者一百种行为中, 只有一种能够出现在自己的梦中。同样, 在人群中, 出现相同梦境的概率为百分之一。以此类推, 全世界研究甲骨文的总共才五百多人, 能将甲骨文带进梦境的自然只有五个人了。

庄省长再次开口时, 先笑了一声, 然后才说, 他见过一些处处讨好岳父的女婿, 但没见过郑雄这种女婿, 只要能够鼓吹, 连打嗝的机会都不放过, 是不是画蛇添足了, 让别人以为曾本之先生的楚学泰斗地位还有争议?

郑雄马上不卑不亢地回敬一

把遮住眼睛的白头发支起来, 但这种反动的企图是徒劳的, 头发还是低垂在脑门儿上。“我没说。还没洗到袖子。”

若干年后, 这是世人皆知的段子。但在 1969 年运河边的村庄里, 如果是刘大刚欲加之罪, 那只能说明刘大刚是个天生的“革命”好手,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若干年后, 顾念章已经在北大留校任教有年, 他回河边看舅舅, 得知当年的副排长刘大刚已升任副县长。该县人民都知道刘副县长口才一流, 对一无所知的事情绕了半圈也能说到点子上。人民说: 刘副县长天生就是当领导的命。

1969 年, 刘大刚上来就给了老姜一个耳光。“这罪更大, 领袖你都不洗完整!”

老姜又咕哝了一句。这句谁都没听懂。

“你说什么?” 刘大刚掐着腰问。

老姜摇摇头, 表示没出过声。大家也就把这事忘了, 兴冲冲等着顾念章发话, 开始花样翻新的批斗。顾念章没听懂那句话, 但他听见了, 他觉得老姜的舌头上像装了一个性能良好的弹簧, 当舌头弹性十足地击打上颚和牙齿时, 老姜发出了悦耳的声音, 如同某种深沉的鸟叫。凭着依稀的记忆, 他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

“别急着上手,” 顾念章站起来, 让手下们把老姜松开, “给他一天时间, 等他把电报机找出来再说。”

“不斗了? 那咱们不是白来了?” 刘大刚歪着脑袋看正排长。

“对一个国民党的特务, 批斗他重要, 还是搜出敌台重要?” 顾念章向更多的手下挥挥手, “你们知道特务靠什么传达情报?”

“电报机!” 大家一起说。

公社电影院巡回在各村庄放

句, 学界早有共识, 甲骨文和青铜重器, 精通一种便是大师, 曾先生对甲骨文和青铜重器的研究, 二者都走在学界前列, 应当是双冠王、大师中的大师, 简单一点说就是人中泰斗。

说到最后, 郑雄还公开建议, 省里应当考虑为曾本之申报院士。

庄省长当然不会就此罢休, 用手指敲了一下麦克风, 同时揶揄郑雄, 当了几年副厅长就丢失了先前做学者时的严谨, 明明还有理由更能说服人, 比如, 另外四位记不住梦中的甲骨文, 只有曾本之先生记得住, 这是大学者所必须具有的特异功能嘛! 庄省长可能觉得还没尽兴, 话已说完, 又补上几个字: 叫泰斗也不一定靠得住, 最靠得住的还是叫泰山大人! 不过, 如果得罪了老婆, 泰山大人也是靠不住的。

庄省长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郑雄既不示弱, 也不逞强, 接着庄省长的话继续表示, 只要出了曾家大门, 就忘了自己是曾本之先生的女婿, 只要提到楚学, 哪怕自己死后烧成灰也是曾本之先生的弟子! 就在大家以为这是见好就收的表示时, 郑雄突然说了一番比以往所有经典语录都要经典的的话。

“与政治经济学一样, 楚学也是人学, 也需要人才辈出, 曾本之先生这样百年一遇的人才本身就是楚学的一部分。楚学的最高境界是楚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复兴, 那样, 庄省长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楚庄王!”

会场上顿时静得像夏天最热时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冰块。

片刻之后, 也不需要人带头, 与会者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未完待续)

映的露天电影里, 所有反特片里的国民党特务都有一台电报机, 每天夜里躲在诡秘的角落里, 嘀嘀嗒嗒地发报, 向蒋家王朝传递有关共产党和革命的重要情报。这个大家都懂。

懂就好。那就先散了吧。

顾念章去了河边, 对着芦苇丛装模作样地撒了一泡子虚乌有的长尿, 等“革命闯将尖刀排”的成员们都散了, 他又回到老姜的茅草房前。老姜坐在马扎上继续洗衣服。这群小崽子们狠起来可能也像狼, 但他还是止不住地觉得可笑, 更觉得可悲。世道如此, 终老河边又有什么意义。他先对顾念章开了口: “你不会真要搜敌台吧?”

“我想听你再说一遍那句话。”

“哪句?”

“我们都听不懂的那句。舌头上蹲下跳的那句。”顾念章犹疑地说, “——外语?”

“你怎么知道是外语?”

“在上海的时候听过。”

“哦,” 老姜用手背撩起遮眼的白头发, “你就是老章家的外孙, 从上海来的?”

“嗯, 我外公姓章。”

老姜笑了笑, 根本不像即将要被批斗的样子。他的舌头再次在嘴里跳了一串踢踏舞, 这一次美妙的声音持续的时间更长。他本能地相信这个少年, 不仅因为他是老章的外孙, 从上海来; 还因为他为了确认一种陌生的声音重新折了回来。“俄语。好听吗?”

顾念章说: “好听。刚才那句短的是什么意思?”

“骂你们的。有娘养, 没娘教。”

“嗯。”顾念章说, “我得回去找我外公了。”转身往家跑。

(未完待续)



星空与半裸树

○陈彦（连载 89）



一旁既有维持秩序的警察, 也有逛来逛去的闲人。后来才知道, 那可不是闲人, 都是全国各地来负责处理的工作人员。大家之所以低着头, 很少交流, 就是怕口音被听出来, 立马会有人劝返。

世上真是有无尽的偶遇与巧合, 温如风竟然在这里碰见了欧宝财, 就是在省城遇见的那个“老油条”上访户。照欧宝财的说法, 他告的是惊天大案: 承包地里的露天煤矿被强行霸占。他倒没有小瞧为半棵树起事的“小虾米”温如风, 并且指导着他填了表格, 插在他前边递上去了。他离欧宝财的住处倒不远, 本来想搬到一起去住, 可已交了预付款, 人家咋都不退, 他就只好抽空过来与欧谰一遍, 夜深了才回去睡。欧宝财把这里的一切都摸得门清: 之所以天天要去排队, 递状子, 就是为了引起重视, 行话也叫“打卡”。

看来告状的门道和学问的确很大。他在北斗镇了解的一些情况, 与来京后的很是不符。那个来他家压面的邻村上访户, 看来就是盯着他款待的那顿肉臊子面, 还有免费磨的几十斤麦子。他说到京城你首先朝天安门走, 端直把状子朝头上一顶, 扑通一跪, 啥问题都解决了。可来了一打听, 所有人都嗤之以鼻, 说你去试试么。他第二天的确去试过, 却多了个心眼, 身上啥都没带, 扑通跪下, 看身边如何反应。结果立马过来几个穿得标流线直的小伙子, 架起胳膊就把他朝一边拉。他急忙做搦脚状, 说脚扭了, 直喊疼、疼! 人家把他拉到一个车上问了半天, 他身上除了一点零花钱, 就是身份证, 还有一个老照相机。他说就是来看天安门的。日子好了, 出来逛逛, 东张西望的, 一不小心, 把脚崴了。几个人相互看看, 也没难为他, 就把他放了。

他从欧宝财嘴里才知道, 天安门可是不能随便乱跪的。胡闹可以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把你抓起来。他就随着欧宝财每天早上去排队递状子, 下午胡乱逛逛。有时也会把二胡拿出来, 坐在天桥旁, 拉拉《赛马》, 快弓部分仍是乱翻跟头。竟然还有人给他面前撂几个镢子儿。开始他还觉得有点受侮辱, 后来也习惯了, 起码够一顿早餐钱, 有时还能管一天。这样消磨了十几日, 他觉得也不是个路数, 尤其是想家、想花如屏了, 也操心自己的生意。他就准备撇撇脱脱弄一场, 引起注意后, 赶紧回去算了。他还是想到了天安门, 想到了那几个标流线直的小伙子, 反正把他也没咋。自己有冤情, 响鼓明敲, 又能把他咋? 他又不偷不抢不犯法的。这样想了几个来回, 他就拿着状子, 又去了天安门。

然后他就被几个标流线直的小伙子又架走了。这次架走再没放。并且他很快知道, 安北斗和那个“正掰馍”已经来京十几天了, 竟然和他住在同一条街上, 却每每擦肩而过。

43 大暑

“点亮工程”把北斗镇的确是在全县和全市都“点亮”了。至于说引起了省上甚至中央领导的注意, 连南归雁都知道那是夸饰之词。他懂得哪一级以上才叫中央领导。说“点亮”了全省, 可省电视台新闻里“点亮工程”仅闪了一秒钟, 解说词还是领导沿途考察如何如何, 压根儿连县上的名字都没提。并且那一秒钟画面里, 领导指指点点的身影还占了近一半。市上电视台倒是给了不少镜头, 他也露了半边脸。的确只有半边, 不过鼻子还算完整地框了进去。他能理解, 如果给他露了全脸, 市上领导就剩下半边了。有熟人还打电话说在电视里看见他了。他自嘲说, 半个脸, 也只有你能认出来。就这半脸之露, 竟然引来全市好多单位的考察热潮。县电视台更是大张旗鼓地跟踪报道, 并且还让他对着镜头说了一分多钟, 图像自是霸屏了。如果再给些费用, 可能还能给他们搞一小时专题节目呢。实在是价钱谈不拢, 才搁下了。不过北斗镇“点亮工程”, 一时还是成为全县甚至全市文化旅游发展的“新亮点”了。就在学习参观络绎不绝、游客成群造访时, 温如风上访事件, 也再次把他整得灰头土脸, 不, 简直是狼狈不堪了。

开始他也希望温如风只是吓唬吓唬镇上, 去了别的地方。安北斗每天在北京给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 没见人。他知道安北斗不是一个敷衍塞责者, 也不喜欢讨好巴结、夸大其词, 没事偏要把事说得很玄乎。有就是有, 没有就没有, 他不可能给你编出一句谎言来, 让你兴奋一阵, 然后才觉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有时真需要这种效果, 哪怕是兴奋一会儿也行, 可你别指望这家伙能制造出来。但他也绝对相信安北斗一切都会尽力而为的。

当十几天过去, 温如风一直没有回家, 安北斗也无任何消息时, 最坏的结果果然来了。电话竟然是王中石书记打来的:

“南归雁, 你怎么搞的, 给全县捅下这大篓子?”

他就知道事情不妙: “王书记, 怎……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们那个温如风, 捅天了! 立即到北京领人去!” 说完电话噤地挂了, 明显是很生气的样子。

(未完待续)



○徐则臣（连载 8）

顾念章对玻璃片扎到眼球上没什么概念, 他只想着去大商店里打二两烧酒给外祖父暖胃。他对那孩子摆摆手, 多大的事, 把胆子好好放回肚子里。不就瞎了眼吗, 哪有革命不流血的? 下一个你们要斗谁?

“蒋老头。”那孩子稍稍安了些心, “刘大刚说, 下一个目标是村东的蒋老头。”

“嗯,” 顾念章点点头, “回家睡吧。”

蒋老头姓姜, 不知道哪里人, 都说是个苏联特务。小孩子搞不清苏联在哪里, 一听到“特务”, 就认定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 既然从台湾来的, 那必定姓蒋, 天下的特务都姓蒋。后来顾念章慢慢弄明白了, 老姜其实是个俄语翻译, 中国跟苏联好得穿一条裤子时, 他给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当翻译, 市领导、县领导见着他都得点头哈腰的, 更不用说公社书记啥的。然后, 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边境冲突, 苏联不高兴了, 发表一个袒护印度的公开